

平凡人生

# 娘，我心灵的港湾

□若坐

那日，我陪好友回老家祭拜她的父母。好友是个苦命人，20多岁父母就双双离世。看着她跪在双亲墓前，双手轻扶墓碑上父母的名字，泪水沿颊悄然滚落，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，令我也禁不住泪眼婆娑。

更想念家乡小山村的双亲。我是娘的断肠儿。娘生我那年32岁。那天，屋外面的树木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屋梁上的红辣椒点缀着山野的白雪，我用一声声尖锐的啼哭，哭得娘从此对生育没有了信心。

娘一直让我喝她的奶。每每山间放牛回来，娘在田间劳作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扑进娘的怀抱。娘则停下手里的活儿，极惬意地在田埂上坐下，任我有滋有味地吮乳。

我每次躲在娘的怀里吮奶，祖母都会强行把我扯开，边扯边骂：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没看见你娘已被你喝成一个皮包骨了。再喝，你就没娘了。我不懂，哭着喊着要继续喝。娘不忍，又把我从祖母身边拉过来，把她干瘪瘪的乳头塞在我嘴里。娘望着祖母，含着泪说：妈，就让三儿喝吧，家里又没好吃的，孩子命苦，三儿可是我的断肠儿呢！

娘，似乎只有这时候，才会停下来小憩一会，脸上充满对我的无限关爱和温情。

娘的怀里总是汗浸浸的，一家七口，对于母亲来说，生活压力太大了。曾祖母、祖母的年纪都大了，不能劳动。父亲是大队干部，要么带我去修铁路，要么去大队部开会，在家的劳动时间少，我和小哥哥不到十岁，大哥在读初中，基本帮不上忙。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娘身上。

娘总是很忙，晚上也总是很晚才回来。每天，我站在村头的大路边等她。暮色里走来的每一个身

影，都会撩起我温馨的希冀。可归来的身影，一个个从我面前过去，都不是我娘。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等待中，有时我便倚着小石凳睡去。醒来的时候，往往是娘正抱着我，用心细细地帮我洗脚。灶门口的火光一闪一闪的，映着她那张疲惫的脸。炊烟缭绕着整个木屋，弥漫着红薯的甜香。

生产队分粮，是按劳动力划拔的。我家只有两个劳动力，每月只有四十斤左右的米，根本不够吃一个月，娘就把自留地的红薯削成很细的小颗粒，同米一起下锅。每每此时，我就含泪望着娘，不想吃。娘心疼地说：三儿，等我我把红薯放在一边，给你一碗米饭。听到这一句话，我就高兴地玩去了。记得为这事，哥哥还和娘生气，说给三儿的全是米饭，他碗里的红薯总是多些。这时，母亲就把自己碗里的少量米饭赶到哥哥碗里，她自己全部吃红薯。

我的娘，就是这样，把苦难留给自己，把关爱，把一切好的全都给了亲人。

倘若白天跟娘一起下田，我可以躺在田野，检阅羊群似的白云和浩浩荡荡的蚂蚁队伍，或光着脚，在田间疯耍野跑。有时去得远了，偶一回头，见娘正直起腰身，撩起衣襟擦汗，天空蓝湛湛的，日头明光光地照着，那发丝飘零的身影雕塑一般，娘总是很美。娘继续劳作，间或便喊一声：三儿，别跑远了。三儿，妈挖到花生来了，快回来吃。声音甜甜的，永远暖着儿子的心。有时，声音也会变得粗暴。三儿，要下雨了，快回去。我一抬头果然天边正涌一片乌云，天也猛然间黑暗下来了。我呆着不走，要跟母亲一起回去。母亲便板起脸：一个儿回去，妈还要干会儿活。

雷阵雨，说来就来。我刚到

家，天上电闪雷鸣地就来了场倾盆大雨。我想到娘还在地里，想到这雷会不会把娘打死，便惶恐至极，哭着喊着扑向雷风雨中去找娘

在最后，往往是娘把我从泥水中抓了回来，铁青着脸：别嚷嚷，这么大的雨，谁让你往外跑的？

我怕。这么大的雷，我怕妈被雷打死

娘马上柔和下来，把我拉进怀里，三儿，乖，别怕，雷只打坏人，娘不是坏人，不会被雷打的。她紧紧地搂住我，面颊有水珠落下来，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
很多年来，身边的朋友问我，为啥不吃荤，我有说不出的苦楚。这种苦楚，源于童年的苦难生活。

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进湘西古老的村落，村里大部分家庭经济来源是喂猪卖猪。每每在卖猪前夕，娘都会挑顶鲜嫩的青草，加进几瓢精料，一家人看着猪吃。猪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食，总是奋不顾身地吞噬，弄得满头满脸都是猪食。娘低头加食时，眼眶里似乎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，我们也心里沉沉的。

记得我十一岁那年，我家的猪卖给了一个远房表叔。表叔就在我家把猪杀了。问我母亲：周嫂，猪杀好了，也称点肉给孩子吃呀。见娘沉吟不语，表叔又说道：价钱是有点高，就少称点吧。母亲问：几块啊？六块五。娘在家里走来走去，肯定在盘算，三兄弟的学费要多少，家里日常开支要留多少

手里的十元钱都捏出汗来了，最后咬牙向门口走去。我突然义无反顾地扑上去，拦在娘面前：妈，我不吃肉，我们家都不爱吃肉！娘愣住了，说：乖，咱就称1斤，回来和茄子烧，你们挑猪草也辛苦了，该吃点。我寸步不让，堵在门口说：我不想吃肉，真不想吃。

我的声音异常坚决，因为我感到喉头堵着一股热乎乎的东西，我怕抑制不住，要哭出来。母亲对表叔说：孩子不吃，就依他吧。表叔说：那就把猪大肠留给你们吧，算我送的，可以烧两大碗。当娘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我时，我几乎歇斯底里地喊出来：我们家不吃，我们家谁也不吃，我要读书，我要上学！

跟着，我再也抑制不住了，心头的酸楚往上一涌，放声哭了起来。娘也哭了，泪雨滂沱，不仅仅因为贫穷

当时，我在心底发誓，一定要发奋读书，一定要走出小山村，让我的亲娘，让我的家人过上好日子。

那次没称肉，娘总觉得欠着我们什么。那年秋日的一天，娘去扯猪草，在村口的小路边捡到一头小死猪，去掉内脏有几斤好肉。我回家的时候，娘正在洗肉，我说：跑上去，就闻到一股异味，就说：妈，这肉臭了。娘说：生臭熟香，一下锅就好闻了。晚上我家的餐桌上就多了一盘子猪肉，娘先尝了尝，说好吃。我也好久没吃肉了，夹了半碗猪肉到碗里，只吃几口，就再也吃不进去了，紧接着就是反胃，把早上吃的米饭都吐了出来，最后吐出的是黄水。

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吃荤了，见到肉就反胃，直到今天。

俗话说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苦难是一所大学，能培养人的意志，磨炼一个人的品德。我的母亲，用她最朴实的行动，照亮我前行的路，也是我在无数困难和挫折前面不气馁、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柱。

娘在我心中，是一棵参天大树，最无私，最朴实。

娘是我心空的一颗星星，最明亮，最耀眼，照亮了我的过去，照亮着现在，还将照亮我的将来。

母爱，永远是我心灵的港湾。

# 鱼洱岩上好风光

□熊子意

鱼洱岩，位于桑植县刘家坪乡关溪洞村，是白族熊氏先祖落脚生根的地方。这里山清水秀，风景秀美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村头那挺拔伟岸的楠木树、古朴典雅的瑞古凉亭、形状奇特的石鱼、飞檐斗拱的古庙、三步两板桥等景点历历在目，还有那清澈见底的小溪像一缕暖风滑过我的心田。时过境迁，昔日的景物已变了模样，那参天古树已在村头消失，小桥、凉亭、古刹已不复存在，但她曾经拥有的风韵依然让人怀念，让人追忆。

鱼洱岩 的得名

其一，据《湖南白族风情》介绍：鱼洱岩，因岩石奇特，状似游鱼，故得其名。鱼洱岩古庙外，长着一根楠木树，一对对若游鱼的岩石，一左一右，排列两边。随着楠木树一年年长大，这对石鱼也一天天把头抬了起来，向天仰视。鱼洱岩上所谓对联为“鱼跃于渊、鸢飞于天”，便由此而来。熊氏祖先翼龙公在这里扎根后，修了马老爷庙，为不忘祖根故乡云南洱海，便取名“鱼洱岩”，这也说明桑植 民家人 来自云南。

其二，相传，熊氏始祖熊安国公从慈利羊角山迁徙落脚到桑植刘家坪双溪桥，到了第五代熊应连生八子，均以“龙”取名，号称有名的“八龙分支”，长子翼龙公笃行谨守，克绍祖业，在“改土归流”时分得一甲之地，故称一甲翼龙。一天，他从双溪桥动身，前去认领官府分给他的土地，路过一条河时，两条小鱼紧随翼龙公游来游去，他觉得有些奇怪，便伸手去捉这对游鱼，可鱼儿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。他用擦汗的手帕把鱼包好，带在身边。到了鱼洱岩，他把鱼又放进水里，这对鱼儿竟在水里活蹦乱跳，游动自如，翼龙公自言自语道：鱼儿啊鱼儿，你是告诉我这里是一块人间福地？于是，他在这里落了脚，繁衍生息。

月半节与七月初十庙会  
年小月半大，这是白族人的习俗。白族人重根源、重亲情、崇拜先祖。每年到七月初一至十四，都要烧月半纸，祭奠先人。每年七月初十，刘家坪乡关溪洞村的乡亲，不论贫富，都要备足猪肉饭菜，纸钱香烛，祭奠祖先亡灵。

月半节不仅是祭奠亡灵，还有另一重含义。这个时节人们已完成了上半年的农活，而秋收的季节还没到来，经过紧张而辛勤的劳动，眼望着长势喜人的庄稼即将收获，心里乐滋滋的，农人利用这节气走亲访友，共享丰收的喜悦。七月初十是关溪洞村最热闹的一天，各族同胞不论远近，不论男女老少，穿上民族盛装赶庙会，过月半节。鱼洱岩下，大开祠堂门，演大戏，抬菩萨游神，秧歌队、腰鼓队、仗鼓舞、围鼓、唢呐，纷纷登场，十分热闹。

关溪洞庙塔，地势平坦，场地宽阔，七八根桐木树数人可围，枝繁叶茂的象一层遮阴的棚子，把庙塔塔遮得严严实实，尽管天上烈日似火，这里却阴凉清爽，河风吹来，凉风习习，比城里的大戏院舒服多了。人们用几根木条，几块木板搭个戏台，搬几块石头，放下板凳便是坐墩，台上演戏的手舞足蹈，台下看戏的拍手叫好，爱唱的还不时跟着哼几句，趣味无穷。河坎上下，山沟沟边，大路两旁，人山人海。烧饭的，三块石头墩口小锅便是三下锅，家腥野味一锅炖，加把柑桔叶、几块桂皮、一把七姊妹辣椒、一撮六月花椒，爱吃的人一碗吃了又添一碗，加上半斤苞谷烧，吃得两眼发昏，嘴角流油。还有卖山野土货的也吆喝不停，药材、野果、背篓、箩筐等，应有尽有。一天下来，卖货的回去空了担，买货的回去压弯了腰，小商贩们来时一担货，回时一袋钱，还怨来时货挑少了。

更忙的要数摆渡船的船公，要把赶庙会的人送过河可不是是一件轻松活儿。几个俊俏的姑娘把一年年轻后生冷不防拱下河，说要考考他的游泳功夫，弄得一船人哈哈大笑。谁知那后生半天不冒头，急得一船人东张西望，哪知他一个猛子去了几丈远，在岸边一个歌儿甩上船：要我上山敢擒虎，要我下河敢捉鳖，若是姐儿暗恋我，让你百年都快活。一曲歌儿惹动了岸上人的好兴致，你一曲他一首，听得河水都开始欢笑。渐渐地，柳树一对对青年男女，打情骂俏，双脚放在水里，你钩我挠，不时踢起欢乐的浪花。

七月初十这一天，是关溪洞欢歌笑语的一天。人们忘记了劳累，忘记了忧愁和烦恼，尽情欢歌，纵情娱乐，完全陶醉在一派幸福祥和之中。

熊大公 被人遗忘的英雄  
爷爷常常对我讲起熊大公的故事。

据说熊大公是元朝时的人，父

# 雕匠舅公

□侯启年

雕匠舅公是祖母最小的弟弟，雕匠是他的终身职业。雕匠舅公出生在名门望族，祖母说他有点瞧不起我们这边寒门小族，所以很少过来走亲戚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出生在名门望族的舅公没有读书习武，也没有经商开铺，趁年轻跑到江西九江拜师学了雕匠手艺。按他的口气说，这一去，就是三年六个月才出师。九江学艺就是跟师傅当下手。先学绘画，师傅动手时，他就在边上打打杂，扛木头、磨雕刀、递刀凿，靠三年六个月的磨砺和细心领悟，终于出了师。出师之后，终身难忘的一笔生意，是给石门郑洞国将军家雕刻家具，也不知他雕些什么，反正又是三年零六个月时间才雕完，最后结账拿工资。说起这工资，嘿嘿，他唾沫四溅，说足足有十根半担子大洋。就是要请十个人挑大洋，那半根担子，他自己背着。从石门沿澧水而上，等回到家里，十担大洋荡然无存，就只剩身上背的那半根担子了。钱是舅儿胆，这是舅公的口头禅，他有十根担子，这胆子可想而知，遇赌场必赌，逢青楼必

进，回到家里便所剩无几。

舅公这辈子，好像就只有两个爱好：酒、女人。酒嘛水嘛，钱嘛纸嘛，成天挂在他嘴边。从南门口到津市，哪家青楼他没去过？这爱好好，差点让他丢了命。有天去会一个相好，对方正和男宾忙着呢，他醋意大发，竟然暗地使人把那男的饱揍一顿。那男的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有些来头。又过了三年六个月，舅公已将这事忘得一干二净，带着大徒弟二徒弟大摇大摆招摇过市，到文昌阁稻香村正准备好好喝一杯酒，大徒弟突然警觉：师傅，好像不对，有个操家伙的，今天已跟踪我们大半天了！听罢此言，舅公一身冷汗，赶快跑到教场路上的潘三益客栈躲了起来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他带着两位徒弟重金雇了三条小船匆匆别岸。一只船逆水而上，往坪方向驶去；一只船直接向对岸；他自己则顺水而下到潭口上岸，翻培公堤，绕火烧桥，沿途一路奔逃，爬上高坡后才敢回头望。从此以后，他三年六个月没有进城。直到民国三十八年，县城解放。

解放后的舅公，虽有雕匠神

技，但已没什么功夫让他去做。唯有喝酒依然。一个月米只要十斤，但酒要百把斤。这样才能过日子。饭是命，但见了酒，可以不要命。转眼到了文革，大户人家的几个舅公，都被摊上了地主成份，少不了隔三差五挨批斗。唯有雕匠舅公，口流涎水，痴痴地望着他们。喊他们不要攒钱，不要攒钱，偏生不听啊！看我，人一个，命一条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！

进入暮年的舅公，更是少有施展雕匠技艺的机会。但祖母突然要我给雕匠舅公当徒弟。我心里知道与其说是当徒弟，不如说以晚辈身份去侍候他而已。在那个特殊年代，跳出农门的两条路，当兵、上大学，我都没有份，况且我人生也有当木匠的规划，便依了祖母给舅公当了徒弟。给舅公当徒弟的日子，所有都好，唯有晚上睡觉，务必将我双脚小腿捆起来，理由很充分，说我晚上不会睡，睡着了乱踢他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说我乱踢他，是个编造的理由，他主要是怕我偷他枕头上的钱之后逃跑。他早年带个徒弟，这徒弟趁他睡熟后，将搭

链子的钱偷了个干净。看天未亮，闷在火炕边抽烟，还没来得及走便被尿尿醒的舅公逮了个正着，被逐出师门，从此以后，他的钱必置于他的枕下。

在给舅公当徒弟的日子里，有一天，我肚子忽然疼了起来，他给我一张两元、一张一元的钱，让我去公社卫生院看病。我一口气奔到公社卫生院，开了一元三角钱的药，带着剩下的一元七角钱跑回来，大约花了两个多小时。当我走进门一看，他睁着浑浊的眼睛，还在反复数着搭链子里的钱。他问我，我给了你几元钱？我说，三元。他怀疑给了我四元，觉得差一块钱，凑不拢来。我反问他，你身上有多少钱啊？他说有三十一元。我将手中剩余的一元七角钱退给他，又帮他把手里剩余的二十八元钱细数了一遍，他才释然小坐。

一九七九年的冬天，我终于找到了不当徒弟的机会，坐着烧煤的火车，逃离了现在再也回不去的地方——我的故乡。三年后，当我再返乡的时候，家乡已经没有了雕匠舅公。

马挡桥

过了鱼洱岩，马挡桥的风景十分迷人。此地风光秀丽，五座小山梁逶迤回旋，从五个方向伸向马挡桥，中间二亩方圆的稻田，恰如巨鼓，七八棵高大的桐木树把整个鼓丘盖得严严实实，最大的一棵桐树，外围有四五米长，由于树心被白蚁蛀空了，四周仅剩下一尺多厚的树皮支撑着这棵大树，树底有一道孔洞，树内可放下一张大方桌，住在附近的人在这里下棋、聊天，儿童也在这里玩捉迷藏，过路客也常在这里遮风避雨。巨大的树冠鸟飞鸣戏，热闹非凡。

有人问，为什么这儿叫马挡桥？

相传有一年涨了特大洪水，洪水滔滔直从梅家桥马泉岭倾泻而下，水到马挡桥，马公站在桥上连吼三声，洪水马上消退下去了。马挡桥由此得名。

七月十这一天，是关溪洞欢歌笑语的一天。人们忘记了劳累，忘记了忧愁和烦恼，尽情欢歌，纵情娱乐，完全陶醉在一派幸福祥和之中。

据说熊大公是元朝时的人，父



沃野 郭红艳摄



熊子意